

来自祖国的香烟

■ 王海军

丹麦,哥本哈根,一所民居前,王睿放下手中的皮箱,看了看手表,心中说道:还好,不算太晚,希望吴伯,还有刘思、特莱恩那两个家伙没有等得太着急,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十五,我答应回来和他们一起过元宵节的。

吴伯是台湾人,也是王睿在哥本哈根大学读研时的房东,早年定居在丹麦,前几年老伴过世了,自己一个人住着偌大的房子总觉得过于孤单,便免费让寻找住处的王睿住,条件是帮忙打扫房间,有空的时候陪他聊天。而刘思和特莱恩则是王睿在哥本哈根大学时的同学,因谈得来,所以关系处得非常好。他俩经常来王睿这儿聚会,也把吴伯当成了自己的长辈,因此在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大家相约一起在吴伯这儿过。

当王睿摁响门铃时,便听到里面特莱恩迫不及待地嚷嚷:都说从中国给我带汤圆吃,才到,看我怎么收拾他。门“砰”的一声打开,特莱恩一个健步冲到王睿面前,便开始抢王

睿手中的皮包。弄得王睿哭笑不得。

大家进屋后,看到桌上已经准备好的酒菜,王睿有些过意不去。向吴伯歉然道:让您老久等了,飞机晚点起飞,所以回来晚了。吴伯挥挥手,表示没什么,并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准备点烟。王睿对吴伯说道:吴伯,今天别抽烟斗了,我这次回来,给您老带了两条祖国的“人民大会堂”烟,今天就抽它吧。说着,王睿从皮包里拿出“人民大会堂”烟,并打开一盒递给吴伯。吴伯接过香烟,反过来调过去地端详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祖国的烟,好啊,好啊。王睿看到吴伯用颤抖的手抽出一支,忙帮吴伯点燃。70多年了,我还没回到过祖国,老伴没去世那会儿,我们打算回到祖国看看,可是她先走了……“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多么熟悉,可又多么陌生呀。王睿、刘思、特莱恩静静地听着,大家都不忍打断吴伯的思绪。最后,还是吴伯打破了这有些忧郁的情绪。来,大家都抽一支吧。说着,吴伯给每个人都递过去一支“人民大会堂”烟。

来自祖国南部城市的刘思,看着烟盒上的生产单位,略有疑惑地问王睿:“人民大会堂”,看这名字,我以为是北京当地生产的呢,怎么是辽宁生产的?王睿告诉刘思:是这样,我叔叔就在这个公司,说起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故事呢。据叔叔说,在祖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当时辽宁的营口卷烟厂有一名画版师在北京看到人民大会堂雄伟的气势,有感于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遂设计了烟标草图。回厂向营口卷烟厂领导汇报后,营口卷烟厂领导决定启用这一设计,并把这包烟定名为“人民大会堂”,一直沿用至今。据叔叔说,这包烟还在国内烟草界获过很多奖呢!吴伯伯点点头,说:这包烟的名字取得好呀,让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心中感到温暖。王睿,听说你在那家国际知名软件公司不是还想开发中国市场吗,以后你回国的机会多了,别忘了每次回来都要给我把这把老骨头带两条“人民大会堂”烟呦。

在丹麦独自读书生活10余年的王睿了解此时吴伯的心情,那是一种倦鸟归巢的怅

惘,那是一种浮萍盼根的失落,而能冲淡这种哀伤的唯有祖国。王睿看了看吴伯,又看了看刘思和特莱恩,对刘思和特莱恩郑重说道:今天我提议,我们三人尽快找一段大家都能抽出的空闲时间,带上吴伯一起回趟祖国,让吴伯感受一下祖国的繁盛,这是我们的约定,好吗?

好!特莱恩第一个跳了起来,我很想去中国,去看看你们的国家。是呀,我也很多年没回家了,真想呀!这个提议也让刘思有些热血沸腾。谢谢你们了,只是我怕给你们添麻烦。吴伯的期盼是最热切的,老伴故去后,一直压在心底的渴望被王睿勾起,此刻激动得有些老泪纵横。看吴伯您说的,麻烦什么。好,今天我们约定了!为了这个约定,我提议大家喝一杯。

丹麦,哥本哈根,一所民居内,大家热烈地讲着、喝着。那些对祖国、对亲人眷恋的思绪,正从燃着的一支支“人民大会堂”香烟上冉冉升起……

白铜水烟壶 方寸之间展神韵



■ 华杰

清代中期后流行吸水烟,随着水烟壶在民间逐渐成为一种日常用具之后,在壶身上刻字作画就流行开来。在文人审美情趣影响下,工匠在水烟壶面上雕刻诗词、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使水烟壶成为展现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而白铜水烟壶就是一个代表,其雕刻艺术带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的雅致。一壶在手,辗转把玩之际,可观大千世界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方寸壶面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在清代中晚期,白铜水烟壶的制作手法不断丰富,而雕刻装饰是其中的重要工艺,主要分镂雕和浅刻两种形式。镂雕是以“技”见长,雕工繁复,尽显工匠的手上功力。而浅刻则以“意”取胜,精细玲珑,彰显文人的笔墨韵味。据笔者统计,中国烟草博物馆收藏的水烟壶中,白铜镂雕水烟壶和浅刻水烟壶数量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可见雕刻工艺是当时较普遍的装饰选择。

白铜镂雕水烟壶制作采用分体套合的工艺技术,即在光素的壶身外罩上一个镂雕的模套,两者严丝合缝、浑然一体。模套上则精雕细刻各种几何线条、缠枝花卉、福寿吉字等图案,别具观赏价值。

浅刻技法也叫阴刻,阴刻的线、点、块等均显凹状,深浅层次分明。白铜水烟壶的造型一般采用方形,壶面平整适于描摹各种图案纹样,内容有山水、人物、花鸟或是正、草、篆、隶书法。工匠按照文人笔墨来刻线、雕块,将其构图、布局、韵味、形态、深浅表现出来。有时,书画稿子出现了不宜雕刻的地方就要求工匠善于变通。因此,制壶雕刻不是机械复制,而是再创作,力求将刀痕效果和材质肌理进行贯通,将笔墨韵味和绘画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展示在白铜壶身上的书画线条有直、斜、弧、曲之分,任何一个细节至少用两刀圈切、挖刻,才能表现出线条的质感和变化。所以,这种用来表现文人书画韵味的双刀雕刻法是工匠常用的技术。而在处理画面中大小不一的墨块时,工匠则将平刀法、圆刀法并用,力求透过刀痕的深浅变化来刻出墨块干湿、浓淡的感觉,通过刻出不同层次来达到墨晕渗化的效果。

白铜镂雕水烟壶上的图案无论是人物还是动植物,无论是简洁的画面还是复杂的情节,一般都取自民间生活。从中国雕刻题材的传承来看,白铜镂雕水烟壶大多采用形象生动、意趣传神、主题鲜明的传统艺术样式,主要分为吉祥图案、戏曲人物、传说故事、山水花鸟、民俗风情等类别。

谐音、寓意和象征是工匠传达镂雕水烟壶文化内涵的主要方式。工匠通过巧妙构思和精湛工艺,把一些看似无关的动植物巧妙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其深刻内涵。比如雕刻蝙蝠、葫芦等的原因是它们与“福”“禄”同音,所以“五福捧寿”、“福祿寿喜”这类图案于民间十分流行。又如鱼象征“连年有余”,一只喜鹊登上梅树寓意“喜上眉梢”等。

笔者在鉴赏馆藏白铜水烟壶时,还发现有各种图案文字装饰外,许多烟盒的盖上还刻有作坊标志性款识,如“十八里铺”、“陈荣记”、“汉口造”等。我国自唐代始,款识应用在陶瓷制品上就较为多见。当时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增加,大大小小的窑厂不断兴起,竞争也愈加激烈,所以各种标志性或广告性的款识便大量出现了。可以说,这些款识基本类似于现代的注册商标。

笔者在鉴赏馆藏白铜水烟壶时,还发现有不少水烟壶上刻有“光绪十五年 汉口镇王萃丰 赛银”,或是“大新街 货真价实 如假包换”等字样。这些款识不但印证了当年各水烟壶作坊已经有了区分不同商家的商标意识和简单的广告营销方式,而且从侧面反映了作坊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各家作坊那些具有明显时代气息的款识内容和标记,来了解古代商家的广告文化特征,正可谓“观一壶得以知古”。

中国香烟文化:香烟档次象征身份

■ 新华

香烟档次象征身份,是中国一个独特的香烟文化。中国香烟品种款式之多,举世无双,更拥有世界最悬殊的价格差距。中国烟草市场官网上可查到最贵的香烟,是利群牌富春山居,每条5000元。而国外著名香烟品牌价格通常相差很小,有的发达国家自动售卖机上香烟甚至都是一个价。

香烟是身份象征的文化,来自权力等级与香烟等级匹配的制度。1951年,上海烟草业开始承担特供香烟的生产任务。高档烟象征的“中华烟”诞生于1951年,到了1966年,过滤嘴型的中华烟每年产量仅110箱;至于“完美演绎始终如一”的品质和胸怀天下的领袖气度,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彰显着伟大的工艺,每一毫米处,都散发着至臻的完美气息的“熊猫牌”香烟,每年只生产几百盒。

改革开放后,权力的等级制开始松动,但国产高档烟的产能无法满足市场的渴求——中华烟1988年的产量才达到每年1万箱。进口烟及时填补了中间地带的巨大空白。那时进口香烟的出身与价格足以展示高档次,可惜多年来几乎没怎么涨价,已然落伍于时代。今天,除一款555牌价格达到550元/条外,绝大部分进口香

烟都在50-200元/条的区间。

与此同时,国产香烟的档次却顺应着中国烟民的胃口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国产香烟价格在300-500元/条区间的,有138种类别;500-900元/条区间的,147种;900元/条以上的,有115种。在价格上,进口香烟几乎已沦为屌丝烟的地步。

中国官方将香烟按零售价分为五类,其中零售价为180元/条以上者为一类烟,销售量超过总销量的18%。

然而,中国崛起得太快了,业内研究者认为,零售价180-300元/条价区已大众化,所代表的档次感渐不如前。被认为世界上烟草品质最高的津巴布韦,今天近半烟叶出口到了中国。

中国特色的香烟文化,造就了中外香烟截然不同的品牌文化和视觉文化。国外香烟的设计大都简洁朴素,商标品牌几乎不附加任何额外信息,形象多为抽象符号,多强调某种气质,譬如Marlboro曾营造男子气的品牌形象。

中国香烟的包装设计就复杂绚丽得多,首先是因为香烟在中国曾长期承担意识形态功能。1949年之前,中国香烟一直主打民族牌,典型如王狮牌香烟,直接把爱国主义的广告印在包装上:“狮为百兽之王且一吼足以惊人,本公司所制王狮牌

香烟,每年只生产几百盒。

“大前门” ——属于爷爷的味道

■ 李梦

从爷爷离开,到现在已经4年了。有人说时光能带走所有的东西,痛苦,遗憾,喜悦或生命。但漫长的岁月里,总有些瞬间,总有些东西,能让你瞬间想起那个人,那一瞬,就仿佛有根针,轻轻在你柔软的心脏上扎了一下,那一下所渗出的血滴,我想就叫做“爱”吧。

记忆里的爷爷不苟言笑,也许是老革命的原因,爷爷的生活特别节俭。对爷爷来说,我们买零食,穿新衣都是浪费,小时候母亲没少因为宠溺我而挨骂。记忆里的爷爷除了去公园会会老战友,下下棋,打打麻将,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了。爷爷抽的烟叫“大前门”,简单的纸质白色包装上,印着北京古城的城楼,屹立的城楼一如爷爷那一代革命的脊梁。静静地立在那里就有一种威严而不可欺的味道。儿时的我曾经好奇地拿爷爷的香烟拆开玩,跟现在的卷烟相比,“大前门”的烟支相当朴素,就好像简单的用卷烟纸包裹住一根根黄金的烟丝便出售了一样。但是爷爷说,就是因为这样,特别能让他想起他和他的战友当年打仗的时候,身边没有成品的卷烟而直接用纸卷着烟丝来抽时的感受。每次抽起这样的“大前门”,伴着那浓烈的烟味,爷爷都觉得好像还在那一段浴血的青春中……

等我长大一些可以上学的时候,对爷爷最深刻的记忆就留存在那个每次上学放学都在窗口燃着烟,目送迎接着我的老人身上。他从没亲口说过爱我,但是每天的清晨,每日的黄昏,我都能穿过淡淡的烟雾看到那双严厉眼睛里的爱。爷爷双手指甲因为长年抽着烟,染成了烟黄色,我时常趴在凉凉的大理石桌面看着这样的一双手为我做着南方所没有的各种面食小吃,从窗棂透过的阳光中,爷爷的双手仿佛把暖暖



的阳光都揉进了白白的面里。那染上烟色的手指,也染过了我生命里对爷爷记忆的味道,爷爷走后,我再吃的所有面食,不论多么正宗,却都缺了那种爱的味道。

后来的我,去了遥远的欧洲念大学。在某个踩着轻响枯枝的深秋,时隔几年终于能回家的我,能想到给爷爷带的礼物也就是他常不离手的烟了。当我拿着精心挑选的新式卷烟递给爷爷的时候,他虽然笑着收下,可是整整一个假期我确实没见他抽过一支。爷爷不离手的还是从我记忆起就静静在那里燃着的“大前门”。我问爷爷,爷爷说:“你带来的那外国烟,淡,抽不惯!”以前的我不是没怀疑过爷爷是因为节俭而抽价格相对较便宜的“大前门”,可是后来我发现,爷爷对这种烟的热爱里,一定,有一些是我所不懂的东西……

流年匆忙而过,如今我的生命还随着时光在长长的洪流中旅行,爷爷的生命却

停留在了那一年的冬天。我至今仍不想刻意去回忆那个刺骨的冬天,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你一直以为你会和某些人不分离的时候,他们停下了脚步,你却不得不向前走。你守护了我20年的光阴,却不能让我用同样的时间来继续保护你。人间仓皇百年,从今往后,我再回头是却再也无法挽住你的臂膀,虽然这臂膀撑起了我一个完整的曾经。

再后来的每年,来到这个烟雨朦胧的山谷,望着那一排排的石碑,从失声痛哭到笑着向你诉说着我最近的近况,每次来必然会让你带上你最爱的“大前门”,点燃放在碑前,那小小的一点明明灭灭的烟火总让我坚信着你一定能听到我现在所说的话。现在的商店,连“大前门”都不好买到了,就好像随着爷爷的逝去,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记忆也在渐渐消失。而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岁月披着袈裟,把爱渡化。



烟草的 “根”与“魂”

■ 赵淑媛

曾经赞叹炎炎烈日下我们的烟农弯腰流汗,曾经感悟嘈杂人群中我们的烟农争相交售,曾经颂扬金色秋天里我们烟农勤劳收获……却从没让烟草这棵小小种子的根与我们的烟草魂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惊呆了,小小的即将诞生的烟苗根让我的烟草魂震颤了:活水乡活水村的育苗基地,零下2度温度,我们那颗小小的烟草种子承载着烟农的希望,承载着我们烟农的愿望等待着萌动,这颗小小种子的根在零下2度里等待着起航,一个个播好种子的漂浮育苗盘等待着放飞。冰冷的基质,冰冷的池水,冰冷的机器……一切都是那么的冰冷,这样的冰冷挡不住我们播种机勤恳工作的声音,挡不住我们烟草员工真诚地沟通,挡不住我们科技服务人员耐心指导,挡不住我们烟农冻红的脸上洋溢的笑容,挡不住小小种子即将开始的生命,挡不住我们魂牵梦绕的金色期盼,周围满树满树的冰凌花好像引吭高歌,育苗基地这个小小天地大家呵出的是热情,充满的是欢笑,播出的是希望,等待的是金色收获。

多少年,多少年的年复一年,作为一名烟草科技人员,天天下乡检查指导,督促落实,老生常谈,今天在这种极端的天气里,烟农用他们简单的重复,勤劳的双手,朴实的语言,期盼的眼神教育了我,我醒悟了,我们烟草的根就在这里,我们烟草的魂永远系着这里,我们烟草的希望将从这里开始起航。

多少年,无数次,我们的烟农在泥泞中把自己所有汗水、经验和智慧倾囊而出,为了我们的烟苗在烈日下坚强向上,为了我们的烟株在风中摇曳多姿,为了我们的金叶承载烟农的梦想腾飞。多少烟农,多少双手,粗糙、干枯,青筋密布,骨节隆起的手,但是他们的眼睛里永远闪烁着坚定执着的光芒的眼睛,他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不是田园的农村,劳动使他们离高富帅和白富美太遥远,他们将生命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了这片土地,让我懂得了耕耘与收获的人生哲理。他们用朴实的语言和对土地的那份真诚劳作给了我比泥土更深沉地教诲,比惊雷更有力的震撼。

如果,我们的服务能给勤恳劳作的烟农添上一抹风采,涂上一抹亮色,照亮他们朴实的人生;如果,我们的付出能够让他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日子中感到一点点回赠,一点点快乐;如果,我们将把我们的魂系在我们的根上,和烟农一道在坚定的信念中将汗水和希望满腔热情地播撒在每一片烟地,从选种、育苗、移栽、烘烤,我们呵护每块田地,每株烟苗,每片叶子,带着勤奋敬业、恪尽职守和对土地、烟农的深切感情,那将是我们每位烟草职工终身引以为荣,引以为幸福,引以为自豪的宝贵财产。

请记住!我们的烟草魂永远系着我们勤劳朴实、我们真诚劳作而并不是高富帅和白富美却让我们收获满仓金叶的我们的根——烟农。